



联合国 大会



PROVIONAL

A/40/PV.56

1 November 1985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届会议

第五十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10月31日星期四，上午10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德皮内斯先生

(西班牙)

嗣后：卡斯特罗·德巴里殊女士(副主席)

(哥斯达黎加)

嗣后：德皮内斯先生(主席)

(西班牙)

嗣后：基伊鲁先生(副主席)

(肯尼亚)

—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14〕

—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35〕(续)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b) 起草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c) 秘书长的报告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上午10点30分开会。

议程项目14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

- (a) 秘书长转送原子能机构的报告的说明 (A/40/576 和 Corr.1);
- (b) 决议草案 (A/40/L.8)

主席：遵照昨天下午大会全会作的决定，大会现在开始对议程项目14的审议，项目题目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

大会收到了秘书长转送原子能机构的报告的说明 (A/40/576 和 Corr.1)

我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汉斯·布利克斯先生作该机构关于1984年的报告。

汉斯·布利克斯先生 (国际原子能机构)：请允许我首先感谢你和大会在工作安排紧张的情况下，准许我今天早上作报告。

联合国四十年前成立之际就面对着人类征服了核能源的后果。大会于1946年1月，对它通过的第一项决议中就建立了一个联合国委员会，审议由于发现原子能而造成的问题。当时在世界上还没有核能反应堆，只有一个核武器国家。而今天的局势是由差不多370个发电反应堆，在五个不同的国家内有大约5万枚核弹头，这一切表明了世界掌握新技术挑战的成败。

从1956年起，当时在日内瓦召开了首次联合国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提出了自由发展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能源技术，以及反对军事发展的承诺这两种方式，而且得到了坚持。这种积极帮助和平利用和反对军事利用的态度也标志着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地位，它于1957年作为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直接联系的自治机构建立。

对于世界能源问题的合理态度仍然要求发展核能量，对于世界安全的合理态度继续要求瓦解自我残杀的核武器能力和防止这种武器能力进一步扩散到其他国家。

国际原子能机构1984年年度报告现在已经提交给大会。在我今天的讲话中，我要提醒你们注意核领域中的一些问题，强调我们的一些行动，并就我们一九八四年度的报告作一些今年发生的事情的补充。

在详细报告之前，请允许我简单地提及一些最为重要的问题。首先，尽管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预算没有增长，但它在1984年扩大了它的促进与活动，很明显的是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它继续加强保障活动。这两项发展之所以成为可能，都要感谢在一些领域中的节约和加强了的效率。

其次，由于苏联自愿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于它的和平原子能设施的保证措施，2月份签署了一项协议，今年8月进行了协议项下的首次视察。

第三，在今年八、九月间举行的第三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会议上，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交了一些实质性的报告，尤其是关于该机构在转让用于和平目的的核技术和关于保障措施方面所做的工作报告。大会就一项包含有与本机构有关的几点问题的最后宣言达成了一致意见。

第四，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九月间举行的大会上，中国宣布它愿意将一些民用的核设施由本机构的保障制度加以监督。

我现在谈一下核能的发展情况，以及本机构在这个领域里的工作。

在1984年间，世界已装备的核能总数增加了百分之十七，这是从七十年代初开始大规模使用核能以来的最多一次的年度增长率，今天核能已占世界电力的百分之十三，到二〇〇〇年，据预料将要占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在一个经济发展和增长正在复苏，矿物燃料因产生了酸雨和二氧化碳而造成不少环境问题的世界里，我认为，核能将逐渐对认为是满足不断增长的电力需要的主要和不可缺少的材料，虽

然基本能源消费已经不再发展，电力需求的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成正比。

最近的一些动态已经使得核能的经济价值比几年前更为确定了，更为有效的新型核燃料和使用寿命更长的核燃料的出现。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核能仍然是比煤炭更具有经济优势，发电站设计的标准化，精简的管理程序和严格的管理是控制成本的办法。

然而，投资建设核能发电站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工业化国家来说，已经成为一个需要谨慎考虑的重大问题，因为它需要有很高的资本投资，关于核能发电站的问题，我们考虑的是全部的资本投资，甚至包括建设时的利息，因为一个六百到七百千瓦的核发电站需要耗费十五到二十亿美元。国际原子能机构目前是一个资助性的机构，但是其成员国和第三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审议会议以要求它研究一些新的途径，并将所有的能源计划官员和资助性机构聚集起来，更多地注意利用核能方面所遇到的障碍。

有一种办法能够使得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只有一些电网的地区能够更多地利用核能，这就是要使用中小型的核能反应堆。本机构关于该问题研究的第一部分现在已经完成，它表明现有23个五百千瓦的核电站已经设计完毕，然而，人们仍然在讨论如何才能设计出比现有核电站更为简单，更具有内在安全性的发电站，这些核电站可能在二〇〇〇年将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的选择。

如果要进一步扩大核能的利用，前提之一就是它应该是安全的，而且应该得到公众的肯定。三里岛事件严重破坏了人们对于核能的信任，在该事件中，只有少量的放射性材料外露，而且没有任何人受伤，然而，世界媒介却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大量的报道，这就使得多年来核发电站安全操作所搜集的数据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今天，关于核能安全的实际情况是如何呢？我们能够提供一些概括性的结论和客观性的数据。

现在，我们已经积累了约三千六百个反应堆，其中在已公布的商业性核电站中没有发生任何一起致命的放射性事件，当然，核电站的确不断发生事故，但据现有的数字表明，更好地维修和操作手段才能够减少这些数字，并限制它们所产生的后果。安全系数高也意味着更为经济，此外，三里岛事件的分析使得世界更为现实地了解了堆芯融化的可能性及其后果，一些未知的领域也通过研究和试验而逐渐得到澄清。

国际原子能机构有一个帮助成员国维持和加强核安全的积极计划，在过去的几年里，通过意外事件汇报系统，放射性保护顾问小组和今年建立的国际核安全顾问小组的努力，该计划已经得到大大地扩展。

处理核废料以及最终处理放射性废料的责任，正如核操作安全一样的责任一样，自然是由允许产生这种废料的活动政府来负责的，如果要取得一项在长时间里能保证安全，并能使强放射性的废料仍然有效的处理方面，无需通过科学和技术的突破就能取得，的确，对许多人来说，完全将强放射性核废料排除在大气层之外的办法比其他许多工业废料的处理办法更为令人欢迎，他们认为，这是有利于利用核能的一个重要的论点，然而，在一些国家里，相当强大的公众舆论并不从这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对于核废料的恐惧程度远远不及这些国家对于核能的反对程度。

有一些措施能够很好地影响这种公众舆论，也许最为重要的是，真正建设一些完全能够对强放射性废料进行中间贮存的处理设施，而对中低级的放射性废料可准备一些处理的地点和装置，这种装置和地点事实上在许多国家里正在建设，公布对于废料问题和我们是否有能力对付这个问题的更为确切情报也将是有益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处理核废料领域里是积极的，它保证其成员国将能够相互交换一些经验，并使得所有的国家都能得到各成员国所积累的经验，并将这些经验列入到各种建议和指导方针之中。

在我对核废料处理的问题结束评论之前，我想告诉大家，根据伦敦堆存公约的责任，原子能机构准备修改不适合在海上处理的强放射性废料的“定义”，以及关于其他放射性废料的“建议”，人们已对这个问题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原子能机构 联合国其他机构和政府间组织为解决这个问题进行了密切的合作。

在九月份召开的伦敦公约缔约国会议上，绝大多数缔约国都同意在进行更多地研究和评价之前，它们将停止在海上堆存放射性废料。原子能机构将根据公约所赋予它的一些责任，进行这些评价工作。

在1955年联合国日内瓦大会以来，促进为和平目的转让核能的工作一直是极为重要的，正如第三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会议所强调的一样，原子能机构是取得这种目标的一个主要多边渠道，发展中国家最需要得到这种技术的转让，它们需要消除技术上的差距。

在1980年到1984年期间，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技术援助和合作计划的资金总数翻了一番，1984年已达到约三千六百万美元，预算外的来源所提供的资金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我很高兴地报告，最近在本机构的理事会上，对于每年在指标中增加百分之十二，作为1987年到1989年的技术援助和合作基金的捐款达成了一致意见，这就给予本机构计划其发展合作方案打下了稳固的基础，我们自然希望，无法得到基金会资助的单独项目能够得到更多的捐款，以增强基金会的作用。

我也高兴地汇报，我们在粮食和农业方面的技术合作活动已经将重点转向非洲，以便促进联合国系统在对付非洲紧急局势所做的努力，并将救济援助与持续发展的进程联系起来。

实际上，本机构40%的粮食和农业合作项目都在非洲。其中，在尼日利亚进行的一个大规模的示范项目成功地表明，利用使昆虫失去生育能力的技术是可以控制某些虫灾的，这可以为其他非洲国家提供一个示范。我还愿提一下，现在在7个非洲国家正在把同位素技术当作一项工具，来估价并发展水力资源。

现在，我来谈谈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的问题，首先我要说，1984年和1985年是进一步扩大和巩固的阶段。我们的保障工作的大部分是根据不扩散条件的各项义务所作出的各种安排进行的，该机构向第三次不扩散条约审议会议详细汇报了他在保障方面的活动。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该会议的最后宣言反映出各缔约国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认为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是必要的、有用的。尽管在如何执行该保障制度、如何担负费用等方面存在着某些不同意见，但是所有缔约国都一致认为维持核贸易、便利转移核技术、建立信心等都是必不可少的。我想在此引证一下该宣言中的第11段，

“会议满意地注意到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的改善，这使得它能够继续在一个得到保障的设施不断增长的时代有效地提供保障。会议还注意到保障制度这种方法是有效地处理置于保障制度之下的各项设备的……”

不扩散条约审议会议建议继续遵循关于对所有国家的和平核活动普遍使用原子能机构的安全保障措施这项原则。同时，联合国大会和原子能机构大会对南非和以色列的核能力表示特别关切，特别呼吁这两个国家将它们的核设施置于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之下。

在南非问题上，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及总干事被要求作出努力以执行同本机构的工作有关的联合国大会决议。我们将继续这样做。原子能机构大会今年通过了有关南非的一项决议，要求所有会员国停止从南非进行核合作。令人遗憾的是，在全面保障制度这个问题上至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现在正在同南非当局就对半商业性的浓缩厂实行保障制度的问题进行讨论。

至于以色列，原子能机构大会讨论了以色列对伊拉克核研究反应堆进行的军事攻击所造成的后果，讨论了一份载有以色列政府的一项保证的来信，信中说，

“以色列保证不再攻击伊拉克、中东其他地区，或任何其他地区的和平核设施。”

大会还认为，

“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为检验置于这样保证制度之下的核设施的和平性质提供了证据，并提供机会。”

并呼吁，

“有关国际机构根据它们的任务采取具体步骤，确保和平核设施不遭到破坏，从而对安全发展核能做出贡献。”

这使我想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国家把它的全部核计划或某项核设施交给安全保障制度之后，除了得到贸易和技术转移上的方便之外，还能得到什么？而且，这种上交的性质是什么？

有时，有人提出保障制度的核查和监督是对一个国家主权的侵犯。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因为，只有当一个主权国家提出要求，而且伴同这个主权国家作坚定的协议基础上才执行保障制度。应当把核查制度看成是为愿意建立信任但是仅靠自己又难以做到这点的国家提供服务。

当一个国家利用这种服务的时候，很自然它就希望能够得到这个好处，即，其他国家将会相信这些得到保障的设施是进行和平活动的，从而，在行动上也将体现这种信任。迄今为止，在关于如何保护核设施不受武装进攻的得到普遍批准的规则还没有制订，不管是依靠保障措施还是其他措施。但是，在1977年《日内瓦公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中已经包括了一项保护核电站的方法，而且这个问题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得到了详细地讨论，尽管至今没有任何结果。最近，不扩

散条约审议会议讨论了对于保障制度下的核设施的攻击问题，敦促所有国家进行合作，迅速就提供保证达成结论。在原子能机构大会上也作出了同样的呼吁。

不扩散条约审议会议对于同核武器国家签订保障措施条约给予了特别地重视，敦促国际原子能机构充分利用这些国家在执行协议方面所提供的合作。该会议正如我刚才提到的那样，建议继续遵循将原子能机构保证制度用于所有国家的所有和平核活动的原则，不管是核武器国家还是非核武器国家。

很明显，在核武器国家进行保障制度活动的重要性并不完全在于不扩散。但是这可能是很有价值的，因为这样就具备一项保证，使某些从其他国家进口的特殊设施，或是各核国家的整个核系统都用于和平目的。也许在核武器国家执行保障制度的更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们为全世界提供一个先例，说明能够对这些国家的核活动进行核查，这是有关这类活动的第一个试验。这种先例现在更有意义了，因为在苏联第一次进行了这样的核查，过去在美国、联合王国和法国已经进行过这样的核查。中国表明愿意就保障制度达成一项协议，这同样是值得欢迎的。

在此，可以回顾一下联合国秘书长1985年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

“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监测不扩散条约遵守情况和保证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具有独到的经验。这种专门知识可以加以利用，并予以扩大，以便为核军备协定提供监测能力。”（A/40/1号文件，第8页）

我完全同意秘书长的意见，而且我想进一步强调这些意见，提出几点或许从保障制度的执行情况中可以获得的几点经验教训。首先，如果就不获得核武器达成一项协议需要完备的现场核查制度，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任何同实际核裁军有关的协议将需要可靠的核查，包括现场视察。第二，我们应当认识到，核查机构决不能成为一支国际警察部队。当该核查制度发现有违约情况，或该制度不能作出结论的时候，它是不能进行实际干涉的；它只能提出警告。第三，我们能够预

见，在大多数情况下核查制度是不可能在一个国家的全部领土上实行的，而只能在一些确认的设施和地区进行，有些情况例外，例如在提出质疑或控告之后进行各种形式的核查。

最后，我愿谈一下联合国庆祝四十周年的活动。联合国以及联合国家庭中大部分组织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成立的，当时世界公众舆论支持它们并希望它们能够促进合作，防止冲突。毫无疑问，它们经常是这样做的，而且这种制度化的合作对逐渐建立起一种国家间的社会结构、对国际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我可以表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此作出了那些贡献。

然而，毫无疑问，许多国家的公众感到沮丧，其原因是国际辩论似乎从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各项议程没完没了，同样的问题在不同的讲坛重复处理，秘书处过于庞大，人员过多而没有效率。如果各国政府和秘书处忽视这一批评那将是错误的。相反，它们的共同任务就是要确保建设性和有效地利用各个机构，合理的安排工作，防止重复。我认为四十周年应该在这方面提出新的倡议。

在努力提高效率和削减开支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不要破坏制度。鉴于我对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负责，国际原子能机构是联合国共同制度的一部分，我认为我有义务告知大会，某些态度和行动导致工作人员中的不快和忧虑。

如果我们要使这个机构有效地工作——这也是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必须能够依赖有能力和积极的工作人员。毫无疑问我们招收和保留这样的工作人员的能力受到就业条件的影响。如果好的工作人员觉得他们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或主观武断的行政对待，他们就会逐渐地离开我们。我们的工作人员认为最近关于联合国养老金制度和晋升调整制度的决定和行动不仅使他们就业条件的恶化而且也是对共同制度的信誉和固定的机构的挑战。

我很难相信，有人企图促使那些有经验和忠诚的工作人员在尚能从事多年工作的时候极早退休。但是，我必须说情况确实如此。工作人员有理由相信他们的

利益和权利可能丧失，这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大会在本届会议期间将再次审议有共同制度的有关和专家组织，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和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关于公务员就业条件所提出的倡议。我不想就该倡议深谈，但是，我认为我有义务表示这样的真诚希望，在采取行动时，必须记住他们对确保各个机构的效率的能力会产生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各成员国政府如何相处，他们采取什么样的主动行动，在何种程度上他们如何真正地使用国际组织来协调他们的行动，解决他们的分歧，这毫无疑问对于决定这些组织的效率是关键的。然而，秘书处的士气和动力对于文件的质量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文件是联合国会议，技术援助的质量和执行各个领域的多种决定的讨论的基础。因此，最后我要呼吁在重新审议和改善联合国大家庭的工作和程序的时候，必须更加注意维持对联合国服务的工作人员采取的人力资源政策。这里在纽约，我也要感谢奥地利政府，奥地利政府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东道国，感谢他们对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和援助。

主席：我感谢总干事介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大会将在日刊宣布的日期继续审议这一议程。

议程项目 35 (续)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 / 40 / 22 和 Add. 1-4) ;
- (b) 起草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A / 40 / 36) ;
- (c) 秘书长的报告 (A / 40 / 780) ;
-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A / 40 / 805) .

法拉赫·迪里尔先生（吉布提）：南非的悲惨局势已经使得合理的解决办法一一落空，我们知道大部分黑非洲人仍然处在残酷地种族隔离制度统治之下，他们被剥夺了基本的人权、政治权利和自由。

比勒陀利亚政权公然地无视一切国际呼吁，包括大会和安理会要求其放弃种族隔离作法的决定和决议。

南非大部分黑人在面临这一被剥夺权利的局势面前从来没有丧失信心。他们在极其不利的环境下，为实现自由和公正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斗争，并且勇敢和坚决地对付各种令人沮丧的镇压。

南非政权面对着人民群众的坚决抵抗，不断加剧军事和警察暴力和恫吓。其结果是，紧张、暴力和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大量破坏。

因此，种族隔离使拥有丰富人力和自然资源以及矿物资源的南非领土变成了世界上最不幸的国家之一。

的确，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政策，以及残酷的恐怖和暴力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愤慨，这要求采取进一步的国际行动来消灭种族隔离这一邪物。

爱好自由的社会怎么能够容忍一个使大部分人民遭受隔离、种族歧视和耻辱的制度呢？怎么能允许一个剥夺了那些以和平方式反对这一制度的人的基本权利并大量杀害那些反对这一制度的人的制度逍遥法外呢？

的确，认识到这一点是特别令人悲痛的，国际社会——特别是具有影响的那一部分——在关于种族隔离制度方面便成了旁观者，在这样的制度下，黑人社会的多数领导人不经审判被关押，遭受酷刑并且在监狱被杀害，在这样的制度下，学校儿童和他们的家长在街上成千上百地遭到屠杀，在这样的制度下无辜的家庭遭到威胁，他们的家园在没有任何搜查证的情况下被闯入。面临着这样的暴力，各族社会和组

织、工人、工会、学生和宗教机构爆发抵抗和反对以及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呼吁坚决地打击种族隔离制度和作法是不令人吃惊的。

南非政权跟过去一样顽固的拒绝改变其罪恶的制度，最近又宣布在该国实行紧急状态法，从而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恐怖。其结果是暴力到处发生，并且扩散到许多非洲城镇而且继续升级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南非警察血腥镇压南非社会各阶层和平罢工的人员，使成千上万的无辜人丧生，这使国际社会感到吃惊。*

我们肯定，尽管出现这些恐怖，公开威吓和骚扰矿工的运动，警察袭击各个城镇，逮捕和拘留非洲学生、学者、矿工和政治家，都是无用伎俩，必将全部失败。我们认为，既然国际社会谴责种族隔离是危害人类罪，那么现在国际社会应该立即动员一切力量，彻底消除这个罪恶制度，并且支持南非人民为废除这个制度并最终建立一个民主社会所进行的合法斗争。

我们看到种族隔离在走下坡路的迹象，我们愿意相信越来越强烈的国际呼声最终使国际社会的道义和政治力量觉醒，来要求南非政权改变它们的种族隔离行为。我们也愿意相信，这个新的高潮将迅速取得足够的力量和势头。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施加压力，让它结束紧急状态，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被拘留者，从非洲城镇中撤出所有紧急警察部队，并且改变种族隔离政策，以便使非洲大多数人可以获得他们生存所需要的基本要求。

反对种族隔离的国际行动应该认真考虑一切军事和政治制裁的选择，这将导致全部撤出投资，进行贸易禁运，包括对南非充分有效的执行武器禁运，特别是防止这个国家获得核武器能力。

* 主席继续主持会议。

我们再次重申，对于种族隔离的国际谴责应该变为对目前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积极支持，变为对南非人民解放阵线的实际、确实有效的支持。

在我结束讲话的时候，我必须赞扬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所进行的努力，该委员会在尼日利亚加巴大使的领导下，使国际社会认真关注南部非洲由于南非政权侵略性和压迫性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局势。我们感激地注意到特别委员会在获得世界范围的支持，动员全球反对种族隔离行动方面起的积极作用，这一点在非洲、亚洲、欧洲和北美的区域性和国际会议上都很好地表达了。我们还赞扬特别委员会努力促进在体育、妇女、儿童和劳工权利领域中为反对种族隔离在具体方面所做出的行动。

吉布提代表团同意特别委员会的结论，因此，支持特别委员会的建议。

我们呼吁所有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其它机构进行合作，为反对南非政权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并继续向南非人民和他们的民族解决斗争提供一切必要援助。

我们认为，由于有国际声援和所有热爱自由国家的积极支持，多数人统治胜利，非洲群众决定自己命运，获得他们的宪法权利建立自由、不分种族和民主社会的一天必将到来。

帕斯·阿吉雷先生（乌拉圭）：在胡利奥·玛丽亚·桑吉内蒂博士于1985年3月1日这个标志着恢复我国全面制度化民主的历史日子中担任总统之后仅仅几天，他就就纪念消灭种族歧视国际日打电报给联合国秘书长。在电报中乌拉圭总统表达了乌拉圭人民的意志，确认我们坚决反对基于道德或政治原因的种族歧视政策，这是我们哲学和文化传统的一个基本部分。

桑吉内蒂总统回忆到我国自从1968年以来就参加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我国是第一个接受委员会收取和审议请愿的职责的，我国总统重申，我

国政府坚决支持任何停止种族隔离政策和任何种族歧视政策的行动。 这些政策违反我们寄予所有人都平等的最深刻的人道主义信念。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人类历史上出现大变动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各国人民之间存在仇恨和分歧，世界上许多地区暴力继续不受约束地扩大，广泛的忽视国际共存的基本原则。

这个世界出现了科学发展，但是我们的良知没有发展，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违反人权的压迫制度。 然而，同时人类根据所有人都有同等尊严，享有某些不可剥夺权利的思想发展了一种看法，用《联合国宪章》的话来说就是“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 违反这些权利的行为继续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但是，没有任何法律制度，没有任何政治制度敢于否定这一看法； 世界上任何地区都没有对于人的制度化的歧视，只有一个例外：南非政权。

在南非建立了一个种族主义社会，在那里一个人的皮肤的颜色成为他可以或不可以享受人权的一个决定因素。南非政权无视人类良知。这是一种公开的蔑视行为，这个行为是存在的、是蛮横的，不需要用什么来证明，因为它自己就说明了问题。各国政府和各个民族反对这种行为的一致性是很罕见的。

今年10月11日，在纪念声援南非政治犯日的时候，乌拉圭外长恩里克·伊格来西亚斯先生打电报给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加尔巴先生，在电报中他再次强烈谴责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这个政策的后果就是有计划地违反人权。 他说这种政策已经成为违害人类罪，他表示声援所有为反对种族主义斗争，受到迫害，监禁和拷打的人们。

这种违反普遍道义和基本文明价值的罪行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局势已经变得具有爆炸性，而且使邻国卷入，不断采取镇压措施，并且宣布紧急状态，因此导致了許多流血事件和苦难。这些政策对邻国造成了持续的威胁。

因此，在联合国这个世界论坛上我们应该谴责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这自然是恰当而公正的。我们知道，而且其他代表团也已经指出，实际上这种谴责的真正效力受到限制，而且最后消除这些政策也引起了重重的困难，但是这不应该使我们失望而放弃指责和抨击这些政策，放弃导致世界舆论的警惕性，放弃在道义上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放弃声援世界各国人民。也不应该使我们失望，而放弃努力建立一种威慑这个政权的气氛，或者放弃促进各国和联合国采取合法的行动防止这座火山的爆发。

乌拉圭认为，通过联合国的坚持不懈的行动将产生成果，并将促进采取制裁的措施，这种制裁的措施给南非大多数人带来新的苦难，而将削弱白人少数对正义所要求的变革进行的抵抗。除了别的之外，也必须采取有效的行动禁运武器和战略物资，拒绝给予贷款，禁止新的投资，并且中断文化和体育方面的关系。同时，必须要求其他国家对那些正在种族主义政权残酷镇压之下受苦的人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

在这一方面，应该指出，乌拉圭的新民主政府已经决定，根据自己的能力执行联合国系统内各机构所通过的各项决议。除了别的之外，我国立宪政府还决心坚持自己的立场，根据大会第38/14号和第32/105M.号决议不允许南非运动员进入我国。

根据联合国决议的要求，我国政府也正在考虑各种可能的途径，在全国的范围内通过有关的部门传播有关种族隔离政策的指示。

我们也同样要求立即无条件地停止对纳尔逊·曼德拉以及所有因为反对种族隔

离政策而被剥夺自由的人的不公正的监禁。

乌拉圭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我们热爱和平，我们相信和平是解决国内和国际冲突的唯一途径。我们希望，这样的行动方针将导致南非社会的根本变革，否则白人少数的顽固和盲目性将变成一种自杀，否则黑人的不能容忍将导致广泛的暴力。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摧毁一个社会并不能建立什么，但是，今天一个象南非种族主义社会这样在道义上令人憎恨的社会不能永远继续下去。唯一的出路（现在已经刻不容缓）就是在充分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自由的基础上在所有人种之间建立和平和了解，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在那里多数人能够根据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根据政治而不是种族标准来进行管理，而且少数人的权利和义务得到尊重，因为他们都是其少数社会的正式成员。

范利埃罗普先生（瓦努阿图）：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一位孤独的人，一位50岁的黑人正在一条布满灰尘的道路上步履艰难地行走。他刚完成累人的一天12个小时的工作步行回家。他从干活的木料厂附近的公路走到了凄凉的小道上，走回家。他与家人住在一栋只有一间卧室的小木屋，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室内卫生间。

四个大人和五个小孩住在这个家里。显然他们很穷穷，但是他们一家人诚实、勤劳、信教、同谁也没有纠葛。除了教堂之外，他们不属于任何组织，他们也从来没有参加过政治活动和示威。

突然，在黑夜里他听到了发动机的声音，看到了向前驶来的一辆汽车的大灯。汽车越来越近，他看清是一辆吊车。当他看清车上的人的时候，他惊恐万状心跳越来越快，在这种特殊的地点，黑夜里一个黑人自己依然在外碰到这种情况总会这样。汽车突然在他的面前停住，从上面跳下4个人，粗暴地把他抓住，拳打脚踢，嘴上骂个不停。他看不清他们的脸，因为他们带着面俱，穿着长袍，看不清他们的特征。正当他受袭击的时候，他听到了从汽车后面传来的似乎是狗叫的声音。

他被摔在地上毒打一顿，直到他几乎昏迷过去。站在他周围的人有一股廉价烈性酒的酒味，他倒在他们的脚下，血流个不停，可是这些人却哈哈大笑。这些人往他身上吐唾沫谩骂一阵，取笑他是个黑人。

接着，这些人又抓住他的头发猛地一拽让他站起来。这伙人用绳子绑住胳膊和腿，把他拉到路边他从来没有发现的一个洞，然后他被垂直地推进这个洞，然后往下推土，直到土埋到他的脖子边。这帮人哈哈大笑，似乎因为他现在所处的孤独无援的情况而在真正地自我欣赏。他这样被绑着，被埋在洞里，身体一动也不能动，只是眼睛、嘴巴和头还能稍微动一下。

接着其中一个人走向汽车又回来，一双大手牵着两只恶狗。两只狗垂涎三尺眼睛瞪着前面的人头。两只狗的爪子在地上爪个不停，想要挣脱被系着的绳子，冲向这个孤独无援的黑人。

其中一人故意拉长调子，告诉黑人他们要给他一个公平的机会来保护自己。他们将放开狗，如果十五分钟之后他还能活，那么他们将把他挖出来，松开绑，让他走。他们说，这就是他所能期待的怜悯。

这4个穿袍子的人得意忘形地笑了起来，然后放出了两条狗。两条狗便停止了疯狂地挣扎，慢慢地绕着黑人的脑袋转圈子。突然，一条狗扑了上去。黑人只得无能为力地微微转动着脑袋，拼命用牙齿去咬狗，来抵挡狗的撕咬。

那4个人一看到这个情景，顿时火冒三丈。一个人立即跑上前，飞快地朝黑人的脑袋狠狠地踢了一脚，同时大叫：“公平一点，朋友！公平一点！”

每当我听到有人向南非的白人争取生存和自由的斗争强加一些条件的时候，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那天发生在那个地方的这一事件，想起了那4个人疯狂地朝手无寸铁的受害者大叫“公平一点”的情景。

在我们议程上，很少有哪个项目象种族隔离那样得到过如此广泛地分析和讨论。多年来，国际社会一直在处理这一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并考虑应该对此采取什么行

动。种族隔离已经成为许许多多辩论的课题，以至于该说的似乎已经都明确和雄辩地说了。然而，我们大家还是必须说。

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有新的话说，而是我们说的话是否一贯。我们重复进行辩论并不是无理，无理的是比勒陀利亚政权反复表现出傲慢和短见的顽固态度，并且继续推行国家恐怖主义。

我们中有些人认为，这次辩论只不过是另一次令人厌烦的老声重弹。他们觉得，如果不进行这次辩论，那么联合国的日子将会好过得多。我们恳求他们对种族隔离采取有效和毫不含糊的行动。我们可以向他们保证，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即使是有必要继续进行辩论，那么辩论中也会出现不同的调子。

我们并不想说，我们的知识和善意使我们知道如何加速种族隔离的灭亡，因为这种病态的种族隔离必竟与其它的形式在世界的许多地区仍然存在着。

然而，就连我在发言一开始提到的那个遭受折磨的人今天也有了一种不同的生活。他生活的世界是不完善的，但至少他的子孙们怀有希望。他们的生活将会更好。他们可以在一生中取得可喜的进步。他们在自己的诞生地有一席之地。但南非的情形是不是同样呢？南非政府是不是已经为保护所有公民的权利承担了义务？它是不是承认，它的所有人民都是公民、甚至都是人呢？

使得种族隔离与众不同是南非的少数人政权规定，这一动乱土地上的人民甚至连梦想过一种不同的生活都是非法的。如山的铁证已经证明了南非是一个独裁的国家，尽管有些人可能不以为然。如果说连南非都不是独裁的话，那么什么是独裁呢？

为了正确认识事物，我们必须提出一些问题，尽管这可能是令人痛苦的。请大家想象一下吧，一群非洲人——黑人男女来到欧洲定居下来，建立一个自己的隔离政府，占据了这一片美丽富饶土地的一角，掠夺这片土地上的资源，剥夺人民的尊严，侵犯妇女，虐待儿童，无情地剥削劳力等等。这一切能容忍多久呢？500年？

50年？5年还是5分钟？要寻到多少人死于这一制度之下，才能使得它受到国际上全面的谴责和孤立呢？700个？70个？7个还是1个？

南非的人民遭受了如此众多的暴力，我们怎么还能谈论在暴力发生之前寻求和平解决呢？如果说不是暴力的结果，那么南非那么多的人民怎么会丧失生命？如果不是利用暴力，种族隔离怎么能够得到实行？如果不是利用暴力，博塔怎么能够统治和恫吓人民？既然世界说什么不和恐怖主义分子进行谈判，那么为什么有人又说南非人民——即暴力的受害者必须放弃暴力，和迫害他们的纳粹分子进行谈判呢？南非政府正在和邻国交战，和联合国交战，和自己的人民——所有种族的人民交战，和所有正直和文明的标准交战。难道我们还要长期无视这一事实吗？

我们今天到这里来，并不是要提出任何新的设想、魔术一样的论点或简单的解决办法。我们和这儿的其他人一样，感到迷惑不解和沮丧。我们不知道怎样才能使得某些成员理解这一局势的紧迫性和参加越来越强大的国际协商一致的必要性。他们认为他们还有多少时间呢？他们认为南非人民还要忍受多少痛苦？难道他们不知道，就连一个最温和的人，他的耐心也是有限度的吗？

在这一课题上，我们希望能够很快听到最后的话。但不幸的是，我们知道，人类不会那么快就走运。因此，我们必须表示出对种族隔离的深恶痛绝，并对那些代表着人类最善良的本能而进行不懈努力的人表示赞赏。

因此，我们表扬那些正在为使南非取得自由、揭露这一社会真象而进行斗争的人。我们表扬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及其主席、尼日利亚的常驻代表加巴先生。该委员会的报告和各项建议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使我们可以在这—范围内继续支持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我们希望，每一个会员国能够在这—问题上言行一致。

当种族隔离不复存在、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推向一个新的方面的時候，历史学家们将著书立说，来评价我们的行动，而不是我们说的话。我们知道，到那时，印度的拉·甘地总理、加巴大使、奥利维尔·坦波先生等其他人就讲不完的故事说给他们的孙子孙女听。我们不仅想到，那些今天站在一边、袖手旁观的人，他们将有什么可以告诉自己的孙子孙女、以及纳尔逊·曼德拉的孙子孙女呢？

甲盛实先生（泰国）：大会再次审议题为《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的议程项目35，这项政策不断被国际社会谴责为危害人类的罪行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因此，我们深为遗憾地注意到，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就一直摆在我们面前的议程项目仍然是最令人关心的问题。尽管今年是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通过25周年，但南非的黑人今天仍然遭受种族隔离制度的压迫，并遭到比勒陀尼亚种族主义政权无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有关的决议和决定以及《世界人权宣言》对他们进行的最残酷的折磨。因此，大会必须同联合国其他机构和各成员国一道加倍努力，以期用一切适当的手段制止这种残暴的行径。

我国代表团密切注视着南非和该地区日益恶化的局势。我们注意到，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反抗有效地增强了，因此遭到比勒陀尼亚政权更严厉地镇压性行动。这反过来又导致了日益加剧的暴力和流血。我们深为关切地注意到，每今都有黑人丧失生命，其中一些是儿童。无可争辩的事实是，目前南非的动乱是直接由比勒陀尼亚种族主义政权公然无视人类尊严的一切基本准则坚持剥夺大多数南非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造成的。

仅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们就看到比勒陀尼亚政权对黑人犯下了许多残酷的罪行。南非当局今年年初在十字路口和其他城镇干下了极其凶残的行径，今年七月在

36个地区和上个星期在开普敦宣布紧急状态，十月十八日星期五不顾国际社会提出的大赦要求，野蛮地处决莫罗伊斯先生，杀害750个黑人，蛮横地逮捕和拘留数百名黑人，所有这一切无疑激起了更大的反抗，并加强了国际社会对这种反抗的支持。种族主义比勒陀尼亚政权的这些行径进一步表明了其罪恶的政策和做法的不人道性，和该政权的道德崩溃。然而，南非政府无视世界公众舆论，继续死抱住其不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不放，它甚至更加顽固地推行班图斯坦化政策和通行证法，以便剥夺黑人的权利。比勒陀尼亚政权还颁布所谓的新宪法，该宪法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白人少数非法得到的特权，并剥夺其反对者的任何政治权利。

我在此要引用图图大主教几天前在这个讲坛上雄辩地说的话：

“我们目前处境艰难。正如我刚才说的，我是约翰内斯堡的大主教；我是诺贝尔获得者；然而，我的妻子和女儿在路障旁被剥光衣服搜身。你的尊严不仅扔到地上，你的尊严还被践踏和唾啐。我们的人民每天象苍蝇一样被屠杀，看看这些数字：一个黑人、两个黑人、六个黑人今天死去。在旁边走过的人难道无动于衷吗？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上帝赋予我们口才使全世界听到，我们所要的一切只是要求承认我们本身——即按上帝的偶像创造的人。

“800个黑人学生遭到逮捕，其中一些只有七岁，他们不得不在监狱里过夜，世界能对此无动于衷吗？你们难道不感到震惊和愤怒吗？如果伤亡的是白人而不是黑人，西方会这样冷漠吗？难道黑人的生命是一文不值的吗？”

(A/SPC/40/Pv. 13. 11和12 页)

鉴于上述情况，作为安全理事会的一个非常任理事国，泰国对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和决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第556(1984)号决议给予了全力支持，这些决议首先“要求立即消除种族隔离，作为在一个统一的南非充分行使自决权的必要步骤”并要求立即停止班图斯坦化，以及停止驱赶和重新安置当地黑人，并停止剥夺他们

的国籍。我国代表团还拒绝比勒陀尼亚政权颁布的所谓的新宪法，认为该宪法无效，并认为该宪法是南非内部已经严重局势进一步恶化。此外，我国代表团支持安全理事会第569(1985)号决议，并要求取消紧急状态法，以及立即和无条件地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被拘留者、包括曼德拉先生。

我国代表团还深为忧虑地注意到比勒陀尼亚政权对其邻国变本加利地进行敌对的、无端的和持续的侵略，特别是最近侵犯安哥拉和博茨瓦纳，侵犯它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将纳米比亚的国际领土用来作为对邻国发起武装进攻的跳板，企图削弱这些国家对纳米比亚人民的坚定不移地支持。这种非法行为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将进一步增加对整个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因此，我国代表团要求比勒陀尼亚政权无条件地停止对其邻国的一切侵略行为，并严格尊重它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鉴于上述原因，我国代表团继续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中投票赞成对这一项目采取的符合道义的立场。此外，泰国坚定不移地支持并严格遵守所有联合国关于南非的决议和决定。因此，泰国与南非没有外交关系，并自1978年7月28日以来自愿地对南非实行贸易禁运。

按照大会的有关决议、特别是1984年12月13日通过的第39/72号决议，泰国政府还谴责表现在体育领域中的种族隔离，并将继续废除可能产生使南非种族歧视永久化的影响的任何接触。

我国代表团还要在此对在尼日尼亚的加巴大使领导下的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以及对联合国秘书长为提高国际社会在这一方面的认识和支持所做的不懈努力表示赞赏。

我国代表团愿再次保证，泰国将在这个问题上与非洲国家集团站在一起，以便在非洲的南部彻底粉碎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

最后，我愿再次宣读一下大主教图图的话，他说：

“种族隔离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为了对后代负责，我们必须结束种族隔离。让我们共同加入为全体黑人和白人解放南非的令人鼓舞的事业中去。我们全体黑人和白人都将获得自由，我们将记住那么帮助我们获得自由的人们。”（A/SPC/40/Pv.15第16页）

奥弗望德先生（乌干达）：30年前一个南非人民会议认为，如果南非全体人民不能在兄弟情义中生存，不能享受平等权利与机会，该国就不会获得自由；只有在基于全体人民意愿之上民主国家才能确保一切肤色、种族、性别或信仰人们的天生权利。他们决心使用一切力量和勇气来共同努力，直致在南非实现民主变革。

在联合国今年纪念其40周年之时，南非人民同样纪念通过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文件《自由宪章》30周年，这一宪章是人民为自由、平等、公正、人类尊严和自决而斗争的兰图。

因此，在我们估价联合国成立40年以来的成功与失败时，生活在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制度下而遭受极端痛苦的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的命运应该使人们得到注意，这是恰当而及时的。

40年前，联合国创始国重申了对基本人权、对人类尊严和价值、对男人女人，对大小国家的平等权利的信念。在这方面，请允许我代表乌干达代表团和以我个人名义向尼日利亚的加巴大使及其委员会致敬，他们为捍卫人类自由与尊严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的报告再一次详细、清楚、全面地反映了南非大多数人民所遭受的非人道的痛苦。

我们正是在世界公众舆论正在针对在南非所发生的爆炸性事件之时在此召开会议的。这种高度的关注是没有错的。近月来，南非局势急剧恶化，并且已在国

内局势方面达到了关键的时刻。

在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长期卓绝斗争中，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总是加强镇压，以阻止任何反对势力。种族主义政权总是公然藐视国际社会对其所表示的憎恶态度。这种做法本身在南非局势中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正是种族主义政权顽固地使用其多年来不断使用和完善的办法，使得南非已经接近我们早就预料到的地狱了。

去年7月，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不顾国际社会和国内的坚决反对，开始执行其声称的“立宪改革”。它制订了一种议会制度，根据这种制度，白人、亚裔人和有色人种将分别享有不是真正的权利。南非这样做企图通过分裂被压迫人民和永远剥夺黑人多数的权利来进一步巩固种族隔离制度。所谓“立宪改革”是为了补充班图斯坦政策，通过这一力量，使多数黑人人口遭受非人化的待遇，并剥夺他们的公民身份

南非的行径遭到了世界范围内的谴责。在国内，它的行动引起了所有种族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人们的强烈反应。从约翰内斯堡到伊丽莎白港，南非被压迫人民以大规模示威游行和其它非暴力抗议形式动员起来反对种族隔离制度。

南非对这新起的抵抗运动的反映是十分典型的。种族主义政权使用了十分类似在沙佩维尔和索韦托所使用的方法，向南非人民使用其残忍和半军事性机器。从一个黑人城镇到另一个黑人城镇，进行掠夺的南非警察开枪射击、屠杀和摧残手无寸铁的示威者，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年青人、妇女和儿童。在这场持续进行的爆炸性活动中，死亡人数每天都在增加。南非的恐怖运动于今年7月已实行“紧急状况法”而达到了高潮。

同时，常用的镇压和骚扰方式仍在继续。许多亚洲领导人在抵制所谓强加在他们人口上的选举之后而遭到逮捕。团结民主阵线的大多数领导人被监禁；其中许多人面临叛国的指控。

南非比以往更加加强了其执行队的活动，其使命是谋杀主要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们。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工会领导人们继续在拘留中遭受酷刑和不断死去。在南非，虽然人人知道死去的人是不会再讲什么的了，但种族隔离政府连死去的人也害怕。这样，悼念死者的黑人们也被用枪打倒，好象参加葬礼也成为了犯罪。无辜的学龄儿童们每天被带到警察署，面对各种威胁和酷刑。

在南非人民当中，在大多数人民中间和在少数白人中间有一种恐惧，恐惧目前的趋势和恐惧未来。南非的法西斯主义政权早该看一下墙上所写的了。过去，大多数南非人民在被打一面嘴巴以后，把脸的另一面又凑过去。他们现在有勇气扔石头了。下一步又该做什么呢？自从1946年以来，联合国就一直告诉南非政权有必要进行改革。在过去40年中，种族主义政权顽固地无视各类联合国决议。今天它佯装进行某些朝着民主体制的改革，进行班图斯坦化和议会制度。这是对民主多么大的嘲讽。民主国家怎么能够为南非的这一种民主制度辩护，而又不能在自己国家接受它呢？

我们一再警告，南非的改革不过是为了欺骗国际舆论，那些曾经怀疑和无视我们的一再警告的人们现在应该清楚地看到和听到种族隔离制度组织的声音和所做所为了。今年8月15日，博塔先生傲慢地诽谤世界上其它国家，并重申其政权决心坚持种族隔离制度的基本内容。在改革名义下的一切承诺都不过是陈词滥调。

然而，对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目前的方向不应有任何幻想。十分明显，事情已经无法改变。南非被压迫的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已经负起了解放的责任，并已将反对种族隔离的战斗提高到了新的高度。他们怀着争取自由的不可征服的意志，对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强大的军事力量表现出了蔑视的态度。他们团结一致，已经采取了坚决的行动，使得种族隔离已无法发挥作用，使得在目前制度下的南非已无法管理。

乌干达向南非英勇的青年人致敬。我们再次重申坚决地声援南非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这一组织正继续领导着使自己的祖国摆脱压迫枷锁的斗争。

在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目前阶段，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是十分明显的——是否屈服于南非的傲慢和蔑视态度，还是站在自由和公正一边采取行动，以便加速种族隔离的崩溃。乌干达对这一重要问题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指出，国际社会有必要采取决定性和一致的行动，包括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采取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在这方面，我们赞赏地注意到支持孤立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的国际一致意见正在不断高涨。我们特别欢迎由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所做的保证，以及最近英联邦国家和政府首脑在拿骚举行的会议上通过的《英联邦协定》。我们也欢迎北欧国家以及最近由绝大多数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和美国实施的有选择性的制裁，我们认为，尽管这种倾向有限，但却是令人鼓舞的。然而，我们认为，建设性接触并不能迫使南非变得怜悯和放弃种族隔离制度。

今天南非的严重局势要求采取的行动已超越折衷措施，象征性或含糊不清的做法。因此，乌干达再次呼吁安全理事会对南非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同样，我们继续谴责一些西方国家和它们的跨国公司，这些国家和公司继续同南非在经济、

军事和核领域进行合作，提供物质材料和心理上的工具，以维护种族隔离制度。

简言之，种族隔离的问题有三个方面。在南非内部，这意味着剥夺黑人多数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无视《联合国宪章》中所载的平等、尊严和所有人的价值的原则。第二，南非通过其对纳米比亚的占领，将这一制度扩大到了这一殖民领土。第三，南非试图使整个南部非洲地区成为种族隔离的缓冲区。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南非对邻近的独立国家进行了侵略和破坏稳定的活动。

因此，联合国第40届大会必须大声和明确地谴责种族隔离的法西斯政策。大会必须坚定地提醒南非，世界再不会对一个以纳粹的概念为基础的法西斯制度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大会必须要求立即废除种族隔离制度。

乌尔德·博耶先生（毛里塔尼亚）：主席，我国外交部长几天以前曾就你在联合国历史上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中当选为大会的主席表示了真诚地祝贺。我也想借此机会再次向你表示祝贺。我们相信，你的效率和你广泛的经验将使我们审议工作取得成功，事实上，我们的工作到目前为止是成功的。

许多国家的人民都曾遭受过殖民主义。殖民主义代表着人剥削人的最大的现象。然而，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最令人憎恶和倒行逆施的形式就是南非目前存在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一制度的基础是傲慢，仇恨和野蛮，其目标是要维护由于其种族和肤色而宣称处于优越地位的少数人的特权。

南非的种族歧视制度付诸了一切形式的压力，恐怖主义和酷刑，以便维护强加在整个人民头上的奴役状况。正同在我们阿拉伯——非洲世界的另一部分的特拉维夫政权一样，南非不但向国际社会提出挑战，无视国际社会的呼吁和决定。然而，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恐怖主义的行径和方法以及其将这些方法制度化的企图均遭到了失败，所带来的只是进一步的暴力和不稳定。在过去一年中的事态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希望强调，有必要严格执行联合国的决议，这些决议规定了根除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政权，以一个在团结的国家中基于大多数人统治的民主制度来取代种族隔离的方法与途径。我们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条件就是立即停止镇压，折磨和迫害的政策，以及释放所有政治犯，特别是伟大的战士纳尔逊·曼德拉，停止对邻近国家多次发动的进攻。

经验已经表明，比勒陀利亚的统治者不会自愿的对这些保证使南部非洲各国人民恢复和平与稳定的客观的解决方法作出答复。因此，在这历史性的一年中，联合国的所有机构，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与事态发展相适应的严厉措施，在一切领域，特别是经济和军事领域对南非实行制裁，以此来惩罚种族隔离政权。

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的人侮辱人都是一种罪行，在人类历史上一直遭到谴责。穆斯林第二位哈里发，奥马尔在批评和惩罚任何蔑视并剥削别人的人时说了下列著名的话：“怎么能够奴役生来就自由的人？”我们要说：南非的种族主义统治者有什么权利把自己强加给希望在自己的土地上享受自由与尊严的生活的人们？

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下的南非人民的革命斗争的发展将铲除种族隔离，就象南罗德西亚的种族主义政权被打到一样。他们将打破博塔的梦想，就象伊恩·史密斯的梦被打破一样。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在南非的自由与平等的胜利。

阿尔扎莫拉先生（秘鲁）：确实很难再找到别的言词和方法来表达我们共同的感情和目的，铲除并取消种族隔离，这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争取实现的目标。

但是，在纪念联合国周年的时候，新的希望产生了，联合国的原则也得到了重申，我们振奋地注意到，世界在经过了巨大的苦难和斗争之后，仍然坚信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最后铲除这种人类的祸害，当最初的有效制裁开始起作用之后，种族主义和压迫的大厦开始崩溃了。我们现在应该更加再接再厉，加强团结，重申我们对这一斗争的声援。

为了促使正义在南非取得胜利，用行动表示支持和声援南非侵略的牺牲者，前线国家，秘鲁最近与安哥拉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并已经正式提议与津巴布韦、博茨瓦纳和莫桑比克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将在未来与这些兄弟国家共同宣布。

我国政府的一项正式声明强烈谴责杀害爱国者莫洛伊塞，这是一种可怕的罪行，我们在此呼吁全人类对种族隔离和支持种族隔离的人采取集体行动。

国际压力正逐渐导致种族隔离的崩溃和在南非建立民主。拿骚协定是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又一个重要步骤。

作为当前的目标，我们必须结束紧急状态，取消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所有各党派活动的禁令，释放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我们也必须通过其它措施，使黑人大多数和他们的合法代表在选择国家的未来中能够自由发表意见和获得自决。

为此目的，我们必须立即实施对南非的经济制裁，特别要谴责未能遵守安全理事会规定的武器禁运的行为，不管在什么地方发生；秘鲁在9月份作为安理会的成员在南非进攻安哥拉之后呼吁这样做。

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使这种越过边界的行为能够进行，这是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应当谴责的又一个因素，我们绝不能允许再过几个月就将进入蔑视联合国的权威及其所代表的国际法律秩序进入第20个年头的行为继续下去。

世界终于承认了南非人民的悲剧，以及南非人民的痛苦和愿望。全球范围的政治和道义运动已经开始由各国政府动员起来，以便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分裂主义政权在国内和国际上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立。而南非人民的英勇斗争正在各个领域里加强，国际行动已经得到了大大的加强，包括具有主要经济、军事和政治影响的国家所采取的行动，几天前在这一讲台上发言的世界绝大多数领导人都普遍谴责了南非的种族隔离。

我们多年来一直是反种族隔离特委会的成员，我们看到特委会主席，尼日利亚的加尔巴将军在这方面所做的宝贵贡献，我们向他表示赞赏和敬意。我们也同样赞赏巴巴多斯的代表，他出色地起草并完成了在体育方面反对种族隔离的国际公约，大会通过这一公约将会加强并统一我们在反对歧视和非正义斗争中的行动。

秘鲁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加入这一事业，这也是我们人民的事业。

由于我们致力于和平与对话，我们在解决问题方面把对话置于对抗之前，我们相信，比勒陀利亚将理解立即开始对话是有好处的。为了使人民能够在尊严和自豪中生活，如果斗争是保护平等、自由与正义的唯一手段，我们不得不承认斗争的合法性

我们有着过去殖民地的历史，我们有一个多种族的社会，我们与南非的兄弟姐妹有着共同的经历。这就是我们真正声援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基础，这是我们的宪章所规定的，我们的宪章宣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加任何区别，拒绝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歧视，声援世界所有被压迫的人民。

我们今天重申这一声援和保证，我们很高兴表示对我们事业的最后胜利的信心。

刘易斯先生（加拿大）：上星期一，当图图大主教结束发言时，我的加拿大同事们认为，他们没有什么要补充。我当时没能参加会议，然而，事后阅读图图的讲话，我仿佛又看见他站在这一讲台上，紧迫、激昂而又透彻地陈词，他就象《旧约》中的一位预言家一样展望全球，慷慨激昂，而又地谴责种族隔离。

图图大主教发言的力量在于简单而又雄辩。他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他所热爱的国家正在燃烧和流血，在结束时他提醒我们，他将铭记那些帮助他的人民争取自由的人们。在通篇发言中，充满着分析、事实、慷慨激昂的词句和和平的呼吁，然而，确实很突出地没有丝毫的恶意、仇恨或报复的意识。

南非黑人领袖们的这一突出特点一再使我感到震惊。无论怎么样的挑衅，无论如何绝望，无论种族主义的压迫极其如何残酷，今天的图图们象25年前的鲁吐

利们一样，拒绝报复，寻求和解，提倡种族和睦。

从个人方面来讲，我曾经与这一斗争的某一方面有一段短暂的经历。1959年，我在阿克拉的莱贡大学校园内，与南非难民一起生活、工作。那时，加纳新独立，恩克鲁马正利用深夜将难民弄出南非，在臭名昭著的弗尔沃德政权统治的最黑暗时期，争取建立一条逃亡的路线。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面对着国家的悲剧，如果他们回国，就将遭到荷裔非洲人极端分子的惩罚。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绝没有一个人——当时想用暴力。他们都平静而又坚定地谈论着人人享有平等、正义和民主，包括白人、有色人种、印度人和黑人。

在图图主教上星期的讲话中，我又听到了这些声音。如同20多年前一样，我现在再次问自己：这些人在漫长而又凶恶的压迫下，如何维持这样的慷慨、这样的尊严、和这样的远见？

我没有答案。这或许与宗教信仰很有关系，这肯定与人类精神的活力和尊严很有关系。但是，有一条是肯定的：这样几乎超人的克制是不会永远坚持下去的。随着社会的崩溃，以及南非政府继续藐视理性，那些敦促克制的声音将会被暴力所压倒。

因此，我们要争取时间。因此，加拿大认为，今后6个月是关键性的。我们必须设法不断努力。人们感到——这一感觉是十分珍惜的，我们正处在悬崖的边沿，南非随时可能陷入一场冲突和灾难的大风暴。我们必须使不屈不挠的黑人领袖保持信心，使在城镇遭受警察镇压的人们保持信心，使遭受拘禁、面临审判、被绞死的地区在争取自由的接力斗争中献身的人们保持信心。保持信心就意味着不断施加压力。

在这方面，世界在过去几个月中有长足的进步。加拿大在各国不断觉醒和采取行动方面很具有代表性。现在一个跟着一个国家都在采取行动。我认为不必在此逐条介绍加拿大最近所采取的措施。我们已将我国所有有关的政治声明作为大会的正式文件分发。

我只需指出，在今年7月至9月间，加拿大宣布一整套选择性制裁措施，涉及

整个经济领域，从禁止出售南非金币到禁止银行贷款，抵制航空运输，自愿禁止出售原油，停止提炼加工来自纳米比亚的铀。同许多国家一起，我们加强了我国的体育抵制。我国政府如此迫切地希望表达觉醒的公众舆论，加拿大政府开始登记加拿大各省份、市、组织，甚至公民采取的每一项自愿制裁措施，以表明我们对种族隔离深恶痛绝。随着材料的汇集，我们将向秘书长提供登记的内容。

然而，这些项目只是正直政策的具体成份。在思想上，我们的步子跨得更大。我们下定决心帮助谈判达成并签署10月份的英联邦协定。这一文件不仅包括集体实施的选择性制裁措施，还提出消除种族隔离的条件。上周，在本讲坛上，加拿大总理清楚表明，如果南非拒绝作出根本性改革，我们准备实行全面制裁；而且，如不放弃种族隔离，我们将考虑完全断绝与南非的关系。

在各国的生活中，有时一个国家不道德的行为将遭到所有国家的谴责。现在就是这样的时刻。

加拿大认识到，有些国家和有些批评者认为，世界在这一问题上行动过份缓慢。而事实上，仅在6个月前，谁也不能预见世界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会作出如此之多的反应。对南非的压力正在不断增长。南非已感到这一压力。现在的战略是不使这一压力衰退。今后6个月是英联邦协定规定的时间，图图主教也赞同这一时间，在今后6个月中，我们必须在联合国之内和联合国之外，单独地和集体地想方设法，利用每一个建议、每一个机会、每一种外交技术、每一场谈判、每一个适当的场所来使南非相信，只有和平变革才是明智的，只有在人类和政治行为中永远铲除种族隔离，才能实现和平变革。

所谓的改革并不是根本性的改革。现在有300多条种族隔离的法律，他们构成了压迫的理论。他们以种族为区别，而限制和控制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他们与一个文明社会格格不入。

尽管有的人提出种种辩解，我们面前的任务实际上并不复杂。这是一个肤色与尊严的问题。当我与来自非洲和亚洲的外交同事谈起种族隔离时，他们脸上的基本的痛苦表情表明一个简单的道理：肤色与尊严。自从来到联合国之后，我比以

往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

这是一场我们必须赢得胜利的斗争。必须劝说南非摧毁种族隔离制度、解除紧急状态、释放内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政治拘留犯、解除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政党的禁令，并立即与黑人领袖的代表开始对话——这些都是向一个自由的和不存在种族歧视的民主社会进行有秩序的和和平过渡的先决条件。

有些人会问，南非的黑人领袖要求的是什么呢？让我引用下面的话来回答他们的问题：

“我们要求的是每一个成人都直接获得投票权并有权被选举担任政府机构的职务。在经济方面，我们要求的是，在每一个领域都实现机会平等并且所有人享有组成这个国家的资源的遗产；这一些资源现在仍然是由实现种族歧视的白人掌握。在文化方面，我们要求的是根据能力的标准，对非隔离的机构敞开学习的大门。在社会方面，我们要求的是废除一切种族障碍。我们不仅仅是为非洲人后裔要求这些。我们为所有的南非人、白人和黑人要求这一切。我们对这些原则是不会作出让步的。”

谁是这些话的作者呢？这是阿尔伯特·鲁图礼酋长在担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时所说的。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呢？在1961年接受诺贝尔和平奖金时说的这些话。

两个诺贝尔和平奖金获得者、鲁图礼和图图，几乎间隔25年。

南非人民已经等得够久了。

潘德雷先生（尼泊尔）：今年与以往一样，我国代表团在这里发言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所执行的种族隔离政策。我们这样做并不仅是因为我们与南非大多数人口之间存在的自然的密切关系，而且是因为我们认为建立在种族歧视基础上的政策是违反人的价值观念的。当种族主义由于通过采取野蛮的和凶暴的方法来维持令人发指的种族隔离政策时，它本身就是侵犯人类的罪行，今天南非的少数白人政

权已成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正如尊严的比兰德拉国王陛下所说：

“南非种族主义者无视今天的现实，依赖子弹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因而他们违反了文明行为的一切准则。”

尽管受到了全球性的谴责，尽管世界各国呼吁比勒陀利亚放弃种族隔离政策，种族主义政策，种族主义政权仍顽固地无视《联合国宪章》，继续进行恐怖和镇压活动。*

仅仅是在最近，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其目的是使南非的大多数黑人受到更大的骚扰和镇压。结果，几百名非洲黑人丧生，成千上万黑人被捕入狱。我国代表团非常悲痛和愤怒地得知诗人本杰明·莫洛伊塞在1985年10月18日已被处死。非洲黑人的无可争议的领袖内尔逊·曼德拉——至今仍在普尔斯玛监狱受折磨。

1983年11月，为了欺骗国际舆论，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对南非大多数黑人强制实行所谓的宪法改革。当大多数黑人不能享受到民主宪法的基础——基本的人权时，这一种宪法怎么能够是进步呢？

同样具有欺骗性的是他们的班图斯坦化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土著非洲黑人在自己国家被剥夺了基本权利。今天，黑人——在整个两千五百万人口中黑人的人数超过两千零六十万——生活在这个国家的百分之三的土地上，而百分之八十七的领土则被四百三十万白人所占。只是在这个国家的边缘的有限的地区，黑人才能要求行使他们的权利。在这一切“家园里”，饥饿、贫穷、失业和营养不良非常严重。此外，在移民劳动力的制度下，成千上万的非洲黑人被迫离开家庭，并作为廉价劳动力为白人工作。

除了这些在这个国家内部对非白人所进行的镇压行为之外，比勒陀利亚政权还

* 副主席基伊卢先生（肯尼亚）代行主席职务。

对邻国的稳定与安全造成了直接的威胁。近几年来，我们看到南非政府已越来越多的使用军事力量——不仅是为了镇压纳米比亚的人民的反抗，而且为了颠覆周围的不结盟国家——这不令人惊奇。这种侵略行为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他们还公然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在这一方面，我们强烈谴责南非和某些西方国家之间的军事勾结。我们同样谴责某些国家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所给予的间接支持和鼓励，这些国家自封为人权和人的尊严的坚决的拥护者。

在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35年里，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的流血、监禁、谋杀和酷行。我们看到了大会通过了许多联合国谴责种族隔离制度的决议，还听到了联合国一百多个成员国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所进行的批评。

但是，这个冷酷的事实仍然是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仍然存在并非常顽固。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言语的作用是很小的、决议的作用也是很有限的。

我国代表团认为，只有经济制裁才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种制裁必须范围广泛，并由世界上所有国家——特别是那些与种族主义政权有紧密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富裕的军事大国——共同实行。

只有这样，种族主义政权才能垮台；只有这时，才会产生一个没有种族歧视、民主的和独立的南非国家。

最后，我国代表团愿意表示我们坚决支持南非和纳米比亚的自由战士为争取自由、平等和正义所进行的斗争。我们还对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特别委员会表示敬意，该委员会为动员公众舆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进行了富有价值的工作。作为一个对人权有深深的信念的国家，我国将充分支持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特别委员会为反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所进行的斗争，并给于充分合作。

我们充分支持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

让我首先向尼日利亚的常驻代表加巴先生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赞赏，并通过他向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转达我们对今天大会上这一报告的赞赏。正如我们过去多次所做的那样，我要向他保证，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第A/40/38号文件中所载明的建设性建议。

我们今天在此讨论我们非洲大陆的南端所发生的事情。人们常说，司空见惯导致忽略。我们希望并相信，虽然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是我们已经讨论多年的问题，但这决不会减少它在我们今天在座各位心目中的重要性。在世界为消灭地球上的纳粹主义政策而进行战争的四十年之后，种族隔离的问题仍然在我们的议程上，这应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悲痛提醒，要求我们不要忘记，种族隔离的罪恶政策对南部非洲及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过去一年对于南部非洲尤其对于南非和纳米比亚被压迫人民来说是极其困难的一年。在纳米比亚，南非种族主义当局加强了种族隔离政策，他们在温得和克设了一个傀儡政权，并继续使该领地的每一个生活领域军事化。大会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托管已有大约20年了，然而实现该领域的基本自由和独立仍然是尚未实现的希望。在南非，过去一年里暴力行动不断升级，种族主义政权加剧了恐怖镇压，来对付那些反对毫无道德的种族隔离罪恶体制的无辜公民。面对着南非争取自由与正义斗争的风暴日益兴起，比勒陀利亚政权变得更加残酷，更加猖狂，成为编造谎言的老手。他们的阴谋诡计和两面性表明了以下信息：比勒陀利亚少数政权根本没有解除种族隔离的愿望，并且对于反对它的暴政的各种形式的抵抗只会采取彻底的镇压，以确保南非能继续作为种族隔离的国家而存在。

最近，上述信息由博塔本人明确地表示了出来。博塔在一系列公开发言中，包括他1月25日向所谓三院议会的讲话，以及9月30日在伊利沙白港向民族党大会的讲话，表明，博塔当局决不会考虑在南非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在伊利沙白港，博塔表现了人们熟悉的两面性和花言狡辩，他一方面宣布，

他的政府仍然忠实于统一南非的原则，忠实于每人享有公民权和普通公民选举权的原则，而另一方面，他重申他的政府反对在一元制国家里进行多数人统治。同样，在德班，博塔大吹大擂地宣布，根据种族、民族和出身的歧视现在已经一去不复返，然而就在这一同时，他又宣布，他的政府决心在教育、住房区、卫生等领域里加强种族隔离政策。他毫无逻辑感地大谈所谓他忠于对话的承诺，然而他却监禁了成千上万的他应该与之对话的人们。他声称鼓励对话，但就在最近，他收回了那些谋求和被压迫多数真正领导人进行对话的他的支持者们的护照。

比勒陀利亚的这一论调是人们熟知的。我们过去听到过所谓的改革。我们现在仍然熟悉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的两面言论和两面性诡计。这些花招无法欺骗国际社会，世界人民牢记以下事实：在约翰内斯堡、德班、开普敦以及南非的其它城市里的街道上，种族主义的军事机器为了维护罪恶的种族隔离体制采取了镇压行动，许多无辜者的鲜血流遍了大街小巷。我们不会受骗，以致忘记最近在塞波肯、乌特内格和兰加对妇女儿童以及其他公民所进行的疯狂屠杀。我们记得，10月16日非洲人民的亲爱的儿子、诗人和革命家莫洛伊斯同志被残酷地杀害了。我们还记得，在他前面还有许多人为了自由和自觉的事业献出了生命。

现在，本大会中的所有入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南非的白人少数过去没有、现在不会、将来也决不会有自愿放弃他们在南非统治地位的愿望。人们不能想象，这样一个残酷无情的少数人统治集团能够满足于表面花言巧语，好象它受到神话般的魅力影响，愿意进行改革，从而最终放弃控制，这样的想象要么是明显的天真，要么是阴险的奸诈。这等于拒绝接受历史的起码教训。

今天的南非欧洲人并不简单，不象昨天的牧民般的布尔人，过去的布尔人在南非高原上流浪，寻找开发的土地，努力从外国帝国主义魔爪中夺回自己的牲畜。然而现在的南非欧洲人有着高度的纪律性，严密的组织性，他决心并忠实于维护他已经赢得的垄断地位。他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工业国家机器，以便维护他在南非

的种族主义垄断。他老于世故，残酷无情，他的历史告诉他要珍惜权利。他已经明确地确定了目标以及自己的命运感。他甚至和自己创造的神订立盟约。他深信，他的命运就是统治南非。在南非的白人领导权的问题上，他决不会妥协，决不会轻易放弃。当代南非欧洲人政治的理论先驱已故总理弗尔沃德博士在1963年向南非议会的发言中这样指出：

“最简单地讲，问题不过是我们要把南非保持在白人手中。使南非保持在白人控制中只意味着一个东西，即白人垄断，它不是领导权，不是指导，而是控制，是白人优势。”

应该承认，弗尔沃德博士虽然象花岗岩石般的顽固，却是一个非常坦率的人，他的坦率讲话使他的后任现在可能感到有一些难堪。但是我们不要弄错了，尽管博塔进行了某些所谓的改革，正如著名白人南非诗人安德尔·布林克所指出的那样，博塔仍然是建立在弗尔沃德哲学基础之上的南非欧洲人主义的可怕堡垒，他1985年8月在德班所作关于改革发言中已经表明：

“如果摧毁白人南非，摧毁我们在南部非洲次大陆上的影响，这个国家就将陷入分裂、争斗、动乱和贫穷。”

由于这个原因，他继续说道：

“我并不准备领导南非白人以及其他的少数民族走向放弃权利和自杀的道路。”

他是一个残忍的人，他相信维沃尔德主义；对于种族隔离国家走向逐渐军事化他应当负的责任比任何人都大。他并不是毫无目的地建立了现在人们所熟知的“博塔军政府”。这是一个为了不仅在南非而且在整个次地区维护白人统治的、对内镇压对外侵略的可怕的机器。

非洲、欧洲并不只是对在南非维护统治感兴趣。他的野心是要统治整个次地区。它的颠覆邻国的政策意味着削弱这些邻国，这样它们就不可能通过武力或通过经济竞争对他对南非的控制造成威胁。他让及邻国服从并依赖于他，就象他要求南非的大多数人这样做一样。1982年12月2日“南非广播电台”——种族隔离制度国家的官方喉舌——宣布了这个要求统治整个地区的妄想狂的野心。在题为“南非所需要的门罗主义”的评论中，南非广播公司特别说道：

“美国在南美和中美洲所起的安全作用与南非在世界上这一地区所起的安全作用有平行的增长。这种巧合起源于相同的动机。

“从这个共同的保证中产生了这一地区的门罗主义。当新的发展导致更全面的宣布地区安全的战略时，它正在形成。它是建立在这种观点之上的，即次大陆的和平与稳定要求采取有效的反对外国武装部队的行动——美国政府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作为在这一地区最先进和最强大的国家，南非为此负有特别责任；就向美国长期以来对美洲大陆所负有的责任一样……在南部非洲需要门罗主义。”

这个统治南非的狂妄的小人并不满足于他们在南非的作用，而是寻求统治并奴役整个南部非洲地区。

我们充分揭露这个种族隔离制度国家在南非和在次地区的野心和计划是十分重要的。正如我们从近代历史所知；错误理解形势将会付出很大代价，特别是当一个充满好意的绅士挥舞着要求在我们这个时代实现和平的宣言时。在这种情况下，另一群道德卑鄙的小人用甜蜜的保证话语来欺骗善良的人。但是，在南非的这种情况下，许多人正处于自己欺骗自己的危险。应当回忆的是，博塔先生在今年8月要求整个世界听他讲话之后，继续说道，他无意在南非进行任何将威胁白人统治该国的改革。每一个人都清楚地得到了这个信息。但是，从表面上看，过份乐观的美国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就没有得到这个信息。对于他说，博塔是用一种“密码”政治语言来讲话，而我们必须要耐心的破译这种密码。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应当证实这一事实，即博塔先生没有摧毁种族隔离制度的计划也没有与南非大多数人分享权利的计划。今天没有；他这一生都没有这种计划；一千年之内都没有这种计划。破译或译解都不能够得到这种根本不存在的计划。同样误入歧途的是里根总统的评论，据说他在1981年3月14日曾说到：

“我们怎么能够放弃一个国家——即，南非——呢？南非在我们进行的每一次战争中都支持我们，这个国家从战略角度上考虑对于自由世界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生产我们必须要有有的矿产等等。”

总统应当知道，今天统治南非的这个道德卑鄙的小人在任何战争中都不是地的朋友。它们是柏林那个同样道德卑鄙的小人的支持者。在战争期间，他们由于新纳粹的活动而被拘留。美国和里根总统的真正朋友——在过去的两年里他们有些人丧失了生命——是那些仍在现在统治南非的法西斯的盟国统治下受苦的人。

西方大国与南非的关系对于南非的问题有很重要的意义。它既可以被用来作为正义事业的巨大力量，也可以成为与种族隔离制度进行战斗的最大的障碍。因此，我们简要概括这种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南非近年来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的技术和资本而形成的。这种结构性依赖的表现使南非为了发展而过份

依赖西方资本和技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报告说，到1983年6月美国银行已向以南非为基地的实体发放了价值三万八千八百三十亿美元的贷款。因外，美国的直接投资总数为二十六亿美元，美国的股票持有人在约翰内斯堡的股票交易所所列的股票中拥有相当于八十亿美元的股票。此外，美国的资本和技术在种族隔离制度的经济的某些关键部门中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比如，美国在制造业的投资几乎占了该国经济固定股本的百分之十。根据设在华盛顿的投资者责任研究中心的报告，大约有四百多家美国公司在南非和纳米比亚有附属机构，在这中间有美国最大的多国公司，如通用汽车公司、飞马公司、加利福尼亚石油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美国六千多家公司通过代理人或许可证协议与南非做生意。在计算机工业——南非完全依赖外国技术——更明显地反映了这种依赖性。我们听说，联合王国在南非投资达七十亿英镑，一百万英国工人工作的四分之一依赖于与南非的贸易。南非与其他西方大国的经济关系同样可以有所增加。

由于西方对种族隔离制度国家的出现和继续存在有重要作用，国际社会认为西方应对于种族隔离制度的罪恶负一部分责任。作为为种族隔离制度的发动机提供动力和支持，必须要求西方为摧毁这个罪恶的机器承担关键责任。

正如联合王国的代表在辩论中所作的反对经济制裁的发言中所说：

“我对这一事实毫不怀疑，即，制裁对西方国家、包括联合王国是极为有害的。这不是我们一直寻求掩盖的事实。因为南非政府正在执行一种错误的政策，就要惩罚普通的不列颠人民，我们认为这是毫无道理的。”

我们要求我们英国朋友仔细地考虑他们要求南非二千三百万黑人为使二十五万英国人就业，并使英国公司同南非获得利润而付出的代价。我们请他们阅读一下南非今天的死亡数字、以及昨天的和前天的等等等等——几百人死亡、成千上万人被监禁，几百万人在被称作家园的荒郊野地里勉强维持生存。

我们要求它们回顾 1910 年成立南非联盟时的情景。当时英国人决定通过给予布尔人一个宽宏的宪法战胜它们。然而有些人却不得不为英国人对布尔人的宽宏大量而付出高昂的代价。是的，“宽宏的代价”在布尔战争之后是要由南非黑人支付的。难道这不是对英国的宽宏大量付出了过高的代价吗？我们难道真能继续要求南非黑人为英国的利润和就业付代价吗？这样做是公正的吗？

任何吹毛求疵的指责都是不行的。这个问题是非常直统统的。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采取一个立场。口头的谴责并不能取代行动。

非洲国家决定不再容忍。种族隔离必须铲除。屠杀必须停止。联合国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保卫者，因而今天它应当重申种族隔离是反人类罪，要求安全理事会对种族隔离政权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行使并执行全面强制性制裁。而假如种族隔离政权一意孤行的话，联合国将必须采取任何和所有看来必要的行动，实现这一目的。

最崇高的行动就是我们刚刚建议的行动。是的，我们知道我们的一些西方朋友将遭受损失，我敢说这只是暂时的损失，他们将损失一些从他们的南非兄弟的流血中所收取的利润。但是同样的担忧也曾由同样的利益集团在废除奴役制的时候表示过。然而，在废除奴役制之后，商业与贸易并没有垮台。西方大国继续处于繁荣。历史在这里给我们提出了教训。不要让贪婪和短视僵化我们的心灵，淡漠我们的良知。

奴隶主的论点说废除奴役制对奴隶们的损害比对奴隶主的损害更大，这一论点现在比以往一样空洞。今天，据说对南非的全面强制性制裁将有害于南非黑人。对我们智慧的最大侮辱就是这种不人道和虚幻的论调。这是一种伪君子的论调，其目的只是要抵销当机立断的行动。这只不过是要掩饰跨国公司在南非所获得的超额利润的一块遮羞布。南非非洲人民非常清楚地知道，假如要用实际行动消除一场动乱，那些就将在这场行动中承受一定程度的痛苦。正如一位南非获得诺贝尔奖

的黑人，人民伟大的领袖阿尔伯特·拉苏里在25年前所说的那样：

“南非的经济抵制必将减轻非洲人的痛苦。我们对此毫无疑问。但是假如这个方法能够缩短流血的日期，这种痛苦将是我们愿意支付的代价。”

谈到在强制性制裁情况下黑人的痛苦，我说的并不是抽象或理论。我是代表一个国家发言，这个国家不久之前它的黑人群众还遭受了15年由联合王国激起的，有联合国实施的全面强制性制裁影响的痛苦。制裁本身并没有推翻史密斯政权，但是它们对少数白人的道德感造成了心理上的摧毁。对于津巴布韦绝大多数黑人群众来说，全面强制性制裁是国际社会声援它们的正义事业的最明显表示。这是一种鼓舞的源泉。无疑，尽管史密斯少数人政权力图抵销制裁，这种行动之所以有可能是因为罗得西亚的全部打算就是要从经济上成为南非的第5个省份，而对南非却没有实施制裁，而尽管如此，联合国制裁的力量和解放战争的加剧迫使史密斯非法政权坐到了谈判桌前。我毫不怀疑，全面强制性制裁，外交和其他压力，以及武装斗争能够最终在南非实现类似的效果。

南非及其朋友们也争辩说，强制性制裁将损害该地区内邻近的黑人多数统治的国家。我们并不否认这一可能。然而，我们不接受国际社会利用我们作为借口，而不正视它对南非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所负的责任。赞比亚、莫桑比克、博茨瓦纳和马拉维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并没有妨碍联合国履行它的责任，对罗得西亚实行全面强制性的制裁。那些昨天还向尼加拉瓜、波兰、阿富汗、阿根廷等等国家实施制裁的国家现在却借口说制裁并不起作用，而疯狂的反对向南非实施制裁，这难道不奇怪吗？为什么有这样的双重标准呢？制裁到底是不是一种有效的武器？

对种族隔离怪物采取决定性行动的紧迫必要从未向现在这样紧迫。我们正站在灾难的边缘。许多愤怒的呼声提出了问题，为什么文明的人们准备容许这种由一组法西斯分子实施的奴役制度。为什么当这同一罪恶主义在欧洲实行的时候，人类就奋起，不惜牺牲地同它作斗争呢？然而今天这一同一理论在南非行使它的

罪恶信念的时候，我们却被要求要“建设性地”和积极的“接触”，在对话中接触这些罪恶的实施人，用理智和甜言蜜语使它们消除它们的信念。

难道我们能够指责那些南非索维托的青年人吗？它们开始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在世界的反应中有这种双重标准？这是不是部分由于这一次的受害者是奥赛罗的同胞呢？我们热切地希望，在这件事情上，受害者的肤色不要影响我们这个时代一些大国的思想和行动。因为这将造成一场悲剧和失败，子孙后代们将感到吃惊，为什么人类能够进入空间，能够创造这样多科学奇迹，却仍然受到种族和肤色的思想限制。我真诚地希望，这种挫折不要影响当代大国的思想。

越来越强大，不可逆转的对比勒陀利亚实施强制性制裁的动力使我国代表团感到鼓舞，正如安全理事会第566（1985）号决议的通过所表示的那样，它支持自愿地对南非政权实施制裁。很多国家采取了步骤，实施自愿的制裁。这是总的令人鼓舞的发展。但是，正如我们面前的报告正确地指出的那样：

“……个别西方政府自愿的、单方面和有限的制裁并不足以解决严重的局势。”（A/40/22第354段）

因而我们呼吁美国，联合王国，日本和西德，他们至今都是南非最重要的投资者，要求它们加入日益扩大的国际行列，迫使南非停止种族隔离的暴行，停止在纳米比亚的暴行。

虽然全面强制性制裁仍然是同种族隔离作斗争不可缺少的武器，不言而喻，归根结蒂，南非人民自己要通过他们合法的代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加强反对种族主义政权的解放斗争。然而，只有当我们国际社会的成员愿意将口头上的支持变为有意义的行动时，解放斗争才能得到加强。国际社会必须表示出决心，增加对南非人民的援助，保证他们加强他们的斗争。

在这个问题上，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
对南非被压迫人民的援助的呼吁，该呼吁已列入其报告(A/40/22)第388到
391段，由于比勒陀利亚政权加紧采取暴力和压制的行径，这就变得更为紧迫了，
我们认为，只有当这个国际组织的成员国根据这一精神履行他们的义务和承诺，南
非才能够认真对待联合国。

我并不愿在结束发言前让人听上去向是末日的预言者一样，但是和非洲次大陆
正在发生的种族大冲突所可能带来的世界末日比起来，充满着鲜血的台伯河就显
得不那么可怕了，任何多种族的社会都将遭到这种恐怖的危险，所以，我要求大会
各会员国不要在大难临头时依然歌舞升平，否则我们会象古时候的尼禄一样，被
大火烧死。

阿拉奇先生(摩洛哥)：30多年以前，联合国第一次审议了南非政府所采取
的种族隔离政策及其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影响，而且还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决议，这
些决议都表明，国际社会一致谴责这个非人道和可憎政策的基础它所有表现形式，
已呼吁废除该制度。

尤其是安理会和大会都谴责种族隔离制度是对人类和平和安全的罪行，所以承
认被压迫人民有权得到自由和尊严。因此，人们就提出了许多政治、外交、经济
和军事方面的建议，迫使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为建立民主和无种族主义社会
而打下基础，在这个社会里，所有的成员都能享受到平等的权利，而不受到肤色、
种族和信仰的歧视。

但是南非不仅没有满足本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合法愿望，南非继续屠杀、
监禁、拷打和就地处决所有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同样，它一直在寻求成为地区
性的强国，因为这将使得它能够将霸权扩展到整个南部非洲，在这个过程中，南非
政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领土，并肆无忌惮的对邻国进行侵略、颠覆和经济讹
诈的行径。

面对许多组织，工会和宗教团体所开展的反对种族隔离的运动，南非妄图通过进行一些假改革来延缓其政权的末日，但是绝大多数的南非人民没有受骗，因为他们拒绝了诸如旨在破坏世界舆论的团结，转移世界舆论的注意力，削弱国际社会加速种族隔离灭亡的努力的建议。

此外，南部非洲最近发生的事件表明南非政权仍然持顽固态度，并决心以任何代价奴役当地人民，然而，国际社会决不会向种族隔离制度妥协，该制度否认了《宪章》所承认的基本人权，和我们大家所共享的人的价值。我们必须加紧迅速、全面地永远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并给全体南非人民带来自由和民主。

这意味着，所有的国家必须要履行联合国所通过的措施，尤其是关于石油禁运、停止所有与南非的军事合作，尤其是核合作，停止在南非投资，并终断对该政权的所有物质和道义上的援助，并全面支持被压迫人民为恢复他们的合法权利所进行的正义斗争。

摩洛哥王国一直坚决支持南非人民的斗争，它相信现在应该是将声明和口头上的谴责变为具体、紧迫和坚决的行动的时候，以消除种族隔离制度以及引起非洲不稳定的最重要的根源，我们也希望，在已被宣布为国际和平年的1986年里，国际社会将能够作出一致和协调的努力，解放纳米比亚人民，以保证南非人民人人享受到基本权利和自由。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必须表示我们感谢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及其主席戈尔巴大使在动员世界舆论反对种族隔离政策中所作的辛勤努力。

下午1点20分散会。